

□董彩平

窗外，蝉栖枝头，鸣声入心，熟悉的乡音，不觉间牵扯起绵绵乡愁。

儿时，父母在家乡经营着只有一间土房的小卖部。门前长着一排白杨，冬日玉树琼枝，夏日碧绿成荫。雨雾后偶尔出现一道彩虹，恰好跨过“小卖部”的牌匾，山河远阔，真美。

红砖绿瓦的屋里，烟酒茶糖、日用百货，整齐地码放在锈迹斑驳的货架上。屋左侧墙处放置的几个大瓮，有装散白酒的，有装酱油和醋的，锃亮的瓮身上贴着红纸黑字的标识，醒目而喜庆。

那时日子清简，老百姓多爱零称散买。逢年过节，最多添两袋蛋糕，两盒罐头，或者配上两瓶老龙口酒；讲究些的人家有给孩子备新衣的，便再扯上几尺花布，见不得孩子迫不及待的双眼，母亲会在家里梅花牌的老缝纫机前昼夜缝纫，只为换来孩子的欢喜。母亲在供销社工作过，科班出身，所以，她端的酒提壶最平稳最娴熟，她撕扯的布料横平竖直，一气呵成间还会撕出一种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气势来。后来，母亲离世那天，孝衣缟素，我不禁想起她为别人撕布的情景，想起她踮脚立于齐胸的大瓮前，一提壶一提壶为顾客打酒，想起她的诸多不易。

也曾心生怨怼，因家里开小卖部，若带的零食不够，几个顽皮的同学便以此为由拦我回家之路，迫我绕道而行。那时，便忍不住向母亲抱怨：为何要开小卖部呢？母亲默默地听着，微笑着拉我到火炉旁，将铁钩烧红，在我鞋底烙出几道犹如栅栏一样的纹路来。那时冬天的我穿的是塑料底鞋，不防滑，走在冰天雪地里，不知要摔多少跟头。灶膛上，大水壶正冒着缕缕热气，氤氲着午后的小卖部。窗外，阳光透过白杨树的罅隙，洒在斑驳的木门与后墙的窗棂上，光影随风律动……

小卖部后面有一方空地，母亲总在春日里播下种子。炎炎夏日，葵花向阳怒放，无遮无拦。彼时最奢侈的事，便是母亲用镰刀割下硕大的葵花盘，我们抱着它大快朵颐。一粒粒抠下饱满的瓜子，津津有味地嗑着。山风徐来，家人围坐，偶有邻里乡亲路过驻足，闲话几句年景收成，直到蝉鸣蛙唱，蛐蛐低吟，萤火虫从村头飞到村尾，灯火次第亮起，人们才散去。而小卖部的那盏灯，依旧亮着，静候每一位天涯夜归人。

有夜行人途经此处，吃着点心，喝着父母备好的热水。有时我们一觉醒来，还会听见父母陪着客人说话的声音。适值夜深人静，买货人渐渐稀少了，父母才腾出空来，将那些皱巴巴的毛票捋平，捆扎整齐。去年母亲周年祭，我回老家，看到货架上那两个挂着锈锁的蓝漆木质钱箱子，已是风尘仆仆，不禁泪湿衣襟。

小卖部虽小，事务真不少。摆货、贴商标、分斤逐两地称茶包糖等等，事无巨细，天天忙乎到深夜。那时全村百余户，付现钱的少，农户都是秋后算账。村民买完货，招呼一声“记账”，父母就会从货架上取下挂着的田字格本，在上面记上某年某月某日，何人买了何物，共计多少钱云云。有趣的是记账人名字：有写户主大名的，有记儿孙乳名的，

【虚构写作】

故乡有个小卖部



还有写绰号的……账本越记越厚，越翻越卷，用完一本后，母亲便用鞋带钉好，在末页打个结，和那些老账本一同悬于墙上。后来，做了改进，用一枚大大的蝴蝶夹固定住账本的顶端，再用红头绳把圆珠笔绑在夹子的孔眼处，这样，再记账时，就不用到处找笔了。

等到秋收时，这些陈年旧账就被翻腾出来了，还清的用笔划掉，拖欠还不上的，就誊入新账本，甚至有的名字被誊写好多年，于是，父亲边写边叹气：“付老歪家好几年没还钱了！”说归说，但还会继续赊欠给他们，知道他家孤儿寡母不易。近些年大伙富裕了，小卖部才告别了账本生涯。父母手写的那一沓沓、一摞摞账本，不光记录着百姓的柴米油盐，也承载着一方热土，人情比账本厚。

夏夜时分，劳累了一天的家人鼾声响起，填满了小卖部的四角天空。偶或父亲夜半醒来，点亮蜡烛，随手翻阅起枕边书籍。书页窸窣窣窣，惊醒了母亲，她轻责几句，而父亲不舍文中精彩，母亲便再絮叨几声，直到一句“孩子们明早还要上学呢”，父亲才放下书本，盯着燃烧的蜡烛出神。记不清，父亲夜夜背记的是《本草纲目》里的哪种中草药了，只记得他总爱夜里问母亲：“明天吃啥？”声音在小卖部的上空盘旋回荡，那可是一家人对明天的期盼啊！而母亲许是累了，她迷迷糊糊地应答着明日的餐食，话未落音，竟已沉沉地睡着了。

如今，儿子也在悄然长大，睡前总会轻声问我：“妈妈，明天吃啥？”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不好回答的问题，在日复一日的寻常里，不敢敷衍，总怕熄灭了孩子对明天的期许。触景生情间，思念着我的爹娘，于是，多年前在乡的小卖部里他们的一问一答余音绕梁而来……正如看过的一句话：“有朵盛开的云，缓缓滑过山顶，随风飘向天边。我们慢慢明白，有些告别，就是最后一面。”

□雪樱

人生好比一场漫长的等待，把不耐烦磨成耐烦，不啻自我修行。霜降刚过，清晨窗户上便有了轻霜冻，薄薄的不规则菱形霜花，像拉丝糖做出来的天然糖画，晶莹剔透。五点起床，七点出门，一路上红灯立起一个个感叹号，恍若红色的柱子那么惹眼。

清晨的医院，电梯畅通，走廊畅通，前所未有的舒畅，可是，一拐进二楼抽血区域，已经筑起几道人墙，患者之多超出了我的预想。脱下外套，伸出胳膊，目光齐刷刷朝前，大家都盯着抽血窗口。“按压五分钟，下一个！”人群向前挪动一步，我排在队伍末尾，肚子里一阵轰隆隆响动，感觉有些晕眩。

刚得病那会儿，每次去省中医复查，父亲提前一天换好零钱，挂号费、化验费，折叠整齐，用铁夹子夹成一沓，揣在内侧西服兜里。有一年冬天，父母一大早带我去医院抽血化验，也是在二楼，大家都朝前盯着窗口，等轮到我时，父亲“哎呀”一声，摸遍全身，说道：“坏了，钱没啦！”我急得想哭，母亲一通抱怨，他缓缓地从另一侧口袋掏出一沓钱，这才顺利完成抽血。事后，听医院保卫处说，小偷钻空子，冬天人们穿着臃肿，瞅准大家都往前看，趁机下了黑手。

现在就诊智能扣缴费用，但是，排队这件事还是熬人。抽血患者多，暖气开得足，我的脸蛋红扑扑的，摸摸烫手。队伍蜿蜒成蛇状，抽完血的患者，一只手压住另一只胳膊处的针眼，斜斜地托举着，一群人都保持相同姿势，仿佛赛龙舟般齐心协力向前。

排队的间隙里，有陌生人之间的友善。在医院这个大大的空间，前后左右，轮椅车、平板车、手推车、拄拐杖、单腿跳（受伤的年轻人），生命的样态千差万别。去卫生间，竟排起了长队，抬头仔细打量，大家的表情极为丰富，有的眉毛拧成一股绳，有的抓耳挠腮，有的原地转圈，还有的出去又进来……这时候，队伍里有位年长者手持尿杯，怯懦地问道：“我憋不住了，谁能行个方便！”大家懂事地让出一条窄窄的过道，挥挥手，让她先去如厕，她连连点头感谢。

排队的间隙里，有人世间的冷暖。做心脏超声的走廊里，连椅全部满座，并不宽敞的空间，患者和家属围得水泄不通。“听到语音喊名字，耐心等候！”工作人员抬高嗓门嘱咐，一天下来重复几百遍，连成句子也得是篇小说。很多患者根本坐不住，如热锅上的蚂蚁，一会儿站起身来，伸个懒腰，一会儿又四处踱步，再次坐下。时间从人群的缝隙里扭身溜走，时间从名字与名字的间隔拔腿溜走，时间从患者庄重的表情里打个旋儿，脚步趔趄。我很想大喊一声“等一等”，奈何时间从不接受贿赂，待人一视同仁，它扯着身子

溜走，它自有它的使命。一个钟头过去了，患者越聚越多，不少人是住院患者，深蓝色条纹的病号服，很好地遮蔽病耻感。我坐不住了，捏着检查单跑到诊室外面张望。“你的名字喊过去了，刚才去哪了？”白大褂医生恰好出来，“先交上检查单，再去等候。”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就像小学生迟到贴着墙根罚站，满脸涨得通红。这时候，陆续过来几个病人，一个中年男人表情痛苦，几位亲属连拉带拽，把他拖到平板床上，总算顺利推进了超声室。另一个病号是位七旬的老先生，怀里抱着氧气袋，看样子是心脏不好。

病字旁的人生，各有各的委屈。大屏上滚动出了我的名字，那一刻，世界寂静如天籁，我忘记身在何处，名字在此时有了具象表达——被遮蔽的自己，如冰山一角慢慢地浮出水面，我重遇另一个自己。“对我们医生来说，患者都是一样的。耐心排队也是为了大家好。”女医生开门见山。做心脏彩超的空当，记忆在我的脑海里迅速倒带，那些赶稿子熬夜的时刻，那些超负荷运转的日子，那些忘记吃药浑然不觉的忙乱，一股脑地冒了出来，来个集中清算。“对不起——我的心脏”，我欠自己一句道歉。

排队的间隙里，有真实的人性。赶上高峰时段，单双号电梯，自然不够用。临近下班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我着急上楼找医生开药。下来一趟电梯，塞满了人，又下来一趟电梯，还是人满为患。“拜托了，能下来两个人走扶梯吗？给轮椅让个位置。”队伍里，有人站出来礼貌地说道。透过人群的孔状缝隙，我看去两位戴头盔的外卖小哥往里挪了挪，一对中年夫妇出了电梯。我没来得及说声“谢谢”，人家已经走远。电梯门“咔哒”关上，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方寸电梯，上上下下，成了陌生人的情感驿站。

好了伤疤忘了疼，每个人都概莫能外。出行有交通规则，就诊有预约系统，语言有韵脚节拍——我们活着本身，就是遵守与被遵守的关系，谁若逾越了规则，谁就要承担后果。这样说来，漫长的等待像是一场纷飞的鹅毛大雪，每一片雪花，都通往生命的春天，而抵达的过程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，这乃是人生的叩问——向死而生的长途跋涉，那么远，又那么近。惟有等待，等待就是希望，等待就是天亮。

出医院大门，北风飕飕地，直往脖颈里灌。只见门口三个年轻人，蹲在地上刷手机，一旁的两个小孩玩摔跤，险些一窝蜂撞到我的身上，被大人大声呵斥住，两串“咯咯”的笑声瞬间滚得满地都是。走过下坡路，我不禁回头望去，原来他们俩是对双胞胎，穿不同颜色的羽绒服，两人互抬胳膊，闹得正欢，为这沉闷的时间投下温存的涟漪，一忽儿，也足够令人放松。

